

廣

豐去盪

異

編

印月軒主人彙次

獸部一

張全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左右皆不敢輕跨每令二人晚夕以粳飼飲忽一日其馬化爲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廐中左右遽白張公張公親至察視其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駿馬每觀之必嘆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然化成駿馬因遂奔躍出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於君廐

君保惜今偶自追恨為一畜生淚下入地被地神上奏
天帝遂有命再還舊業思往事如夢覺張公大驚異之安
存於家經十餘載其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未允之間婦
人仰天號叫自摸其身復忽化為駿馬衝突而出不知經
之

連少連

饒州安仁書生連少連其父仲舉下世獨與母居年甫弱
冠就館於近村富家館相距半里諸生暮歸唯一童作伴
當春夜月明燈下誦讀忽聞簷間款聲舉目視之紫衣老
媪豐頤皤腹已在側出語通殷勤問為誰曰媒人也東里

蕭家有小娘子姿色絕艷如神仙中人慕秀才容儀清
父母願為夫婦使我未道意其家快性纔說便要成幸勿
遲緩生曰無乃太急乎我談笑得一好妻豈不大願然要
俟歸白母雖正貧悴湏畧備納采問名之禮始為允當媼
曰秀才終歲辛苦所獲幾何今蕭女奩具萬計及早成婚
即日可化窮薄為豪富但一諾立諧矣生沉吟良久許之
方頃刻去而復來携兩小鬟先至便有數黃衫卒施供張
數茵几金玉錦繡雜然盈前尚未疑決聆笙簫之音鉅洋
漸近翠幢寶蓋盡扇圍列女子下花輿席地步入真國色
也生目眙心蕩默自計曰姑與之結好則室中之物皆

所有耳媒媪已知之咄曰秀才何得遽起薄倖之念生謝曰無之就席酒半始合盞覺女肩間有牛吻氣乃託以地迫招盜悉收斂器皿金帛于篋中加之鑰焉一羊頭人自外持挺入喝曰不得無禮俄頃風滅燭一切奔散月色依然間無所覩隱約聞樂聲赴主人家祠堂內小童熟睡促之起吹燈發籠枵枵然并已之衣衾書策亦羽化生惶惑待早走告主翁翁驚嘆不已因於祠後訪之則有一牛一羊乃儲以祀祖者彷彿是其怪云

山莊夜怪錄

大中年有竇菌秀才假大僚莊於南山下棟宇半壞墻垣

又關因夜風清月朗吟詠處感然俄前叩門聲僂挑林堪特
處士相與自敬門將處士形管瑗瑤言詞廓落曰某田野
之士力耕之徒向賦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
觀風月皎潔而君吟詠故來奉謁因曰某山居甚僻農具
為隣蓬蔀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願聞處士
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足弟就生須用每讀春秋至顏
考叔松輅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
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
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
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

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
俄聞人叩門曰南山班寅將軍奉謁前遂延入氣貌嚴整
旨趣剛猛及二班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
本否特曰昔吳太伯逃荆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班姓寅
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班氏出自鬪殺於菟有文班
之像因以命姓遠祖姑媿好好辭章大有稱於漢皆有傳
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立功萬里外
封定遠侯其為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
畫伏夜遁露迹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墻外開步
聞君吟詠因來追謁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其局在

床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為之良久未有勝負
菌疏之於特一而者寅曰王人其是高手否菌曰苦管中
窺豹時見一斑而班寅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豹遂傾
菌壺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脩脯脩以送酒菌出鹿
脯寅齧決酒曳而盡特即不如菌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
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二班使酒作劇言語紛拏特
曰第倚瓜牙之士而苦相凌邪寅曰老馬馱之士苦相抵
觸也特曰弟誇猛毅之軀若值人如下莊子子當為粉矣
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碎頭皮耳菌前有
削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某有尺刀在是上焉不

競但且飲酒勿喧也二客懷悚久之特舉曹植詩曰其在
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詩云鵲鳩樹
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菌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菌
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
繼之曰但得居林簫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
琨特曰無非憐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鱸為守蹄踰向北
涇菌覽之曰大是竒才寅見菌稱特竒才大怒拂衣而起
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
我生三日便欲啞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
惡傷其重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

亦怒曰方人車者白眉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耶何相怒如斯特遂言清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踪而已甯生方悟晉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即入山茵後更不居此而歸京

韓生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樅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國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曰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罪耶乃令朴馬圍人無以辭遂殺并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圍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圍人卧於廐舍間

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厩中且嗅且躍俄化為一大人衣冠盡黑既拽鞍致馬土驚而去行至門垣甚高其黑衣人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遽來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為犬圍人驚其不敢沒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圍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前上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圍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圍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飽食而歸

人口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改在壽練石下吾
子無以憂禍衣者曰無輕洩洩吾為不今天黑衣人曰謹
受教禍衣人曰韓氏稷童有名乎曰未也吾何有字即緇
於名籍不敢忘禍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而黑衣
催去及曉國人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以肉誘
其犬犬即至因以籠系乃次所聞遂窮擗練石下果得一
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所謂韓
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為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
韓生大異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
隣居子千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

駁犬毛狀皆異蓋殺之以歸

天元鄧將軍

宗室趙善蹈少時遇九華周先生傳靈寶大法行持多顯效奉化上人董松妻王氏美而蕩為崇所憑初於黃昏間見少婦盛飾從女僕張青蓋自外來稍近則變為好少年著皂冠子便出語相嘲戲王氏傾挹之自以為適我願與之同寢頃之松入室蓋榻如常夕然睡覺則榻床下如是幾月一夢中與此郎同乘寶車登假類入朱門華屋花園皆名花節物長如熙春是時淳熙八年暮冬也其家良以為苦人教之備禮邀靈君趙至畧无懼色乃以法印却

其胸俄若醉醒言方與少年其飲忽亦夜使者有刃直前
來少年歛避遂焚使者歸是夜祟不至越三日復來趙始
築壇行法焚香高步令童家子弟於香煙處熟視物象蓋
其術能煙中攝光景如鏡漸闕如箕至極大如桌鬼神器
物悉現可與通言語愕郭氏子年十一歲見神人火熾繞
身踞胡床而坐旁列吏卒威容凜々郭拜請神名位神曰
吾人元考召鄧將軍也郭敬曰此祟已三夕不來今忽又
至願將軍速治之神笑曰此非鬼非祟特一獸耳吾為匪
靈之神彼乃至穢之物大抵畜產之死不當壅埋况華之
日辰相符合為精怪茲復何疑諸董相視失色趙

昔有親戚宦將邕州還鄉以一黑犬見贈質狀異於常

如其故

犬素養十餘歲而歿不忍置於刀械用古人蔽蓋不棄之
諡裝以青繖埋於屋後豈其是歟今已三年矣試發土驗
視與初死時無異皮毛儼然因白將軍乞取而鬻於壇前
將軍曰君是德也嘗請易否豈不知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是以通靈耶其何益董又請滅精爽將軍曰此物穢氣
觸人不潔法師解穢並請於趙為之破穢迨暮郭
生見武士一少年至將軍叱速復本形遂巡成大黑
犬將軍大驚召法師奏之上帝明日拜章過夜半黃衣
道士現於壇前從空下手執文牘若奏章後書四字郭

甥見之問所書謂何將軍日照條處斬旁劍卒即斷犬為
三董氏乃取原尸割割投諸水婦人頓甦善醫居於奉化
嘗預薦名用已酉需澤得將仕郎

白將軍

杜脩已者越人也著鑿術其妻即趙州富人薛濟之女也
性淫逸脩已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脩已出
其犬突入室內欲齧薛氏仍有似奸私之意薛因怪而
之曰欲私我也若然則勿齧我犬即搖尾遂登床薛氏
而私焉其犬畧不異於人爾後每脩已出必奸淫無度
日方在室內同寢忽脩已自外入見之欲殺犬犬

已怒出其妻薛氏歸薛墳後半年其犬忽突入薛墳家咬
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趨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負
薛氏直入恒山內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
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子形貌雖如人而偏身有
白毛薛氏止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
子迤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遂詣薛墳以告墳乃
令家人取歸後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凶惡每
私走出去作盜則或旬日或數月即復還薛墳患之欲殺
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時我不忍
殺爾今日在薛家豈可更不謹若更私走出外為賊薛家

人殺爾恐以爾累我當放之其子大號哭而言曰我與犬
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為賊自然耳何以我為過薛賚
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當與我一言何殺我也果不容
我我其適矣不復求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即可又
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汝之母豈忍永不相見其子又
號泣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一來矣遂自攜劍拜母而去後
及三年其子果領群盜千餘人自稱為白將軍既入拜其
母後令群盜盡殺薛賚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舍携母
而去

黃撮神

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為尉尉之廨也又無人居屋宇
頽毀草蕪荒涼宏之至官雜草脩屋就居之吏人固爭請
宏之無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懼妖鬼吾性強禦終不可移
居二日夜中宏之獨卧前堂堂下明火有貴人從百餘騎
來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於此命牽下宏之不荅牽
者至堂不敢迫宏之乃起貴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
昇階循牆而走吹滅諸燈燈皆盡唯宏之前一燈存焉長
人而欲滅之宏之仗劍擊長人流血灑地長人乃走貴人
潛來逼宏之且衣冠請與同坐言談通宵情甚款洽宏之
知其無備拔劍擊之貴人傷左右扶之遽云王今見損如

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從徒百人尋其血至北垣下有小
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數十
頭宏之盡執之穴下又掘丈餘得大窟有老狐裸而無毛
據土床坐諸狐侍之者十餘頭宏之盡拘之老狐言曰無
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積薪堂下火作投諸狐盡焚之次及
老狐狐乃搏頰請曰吾已千歲能與天通殺予不祥捨我
何害宏之乃不殺鎖之度槐初夜中有諸神鬼自稱山林
川澤叢祠之神來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懼禍乃
欲脫王而苦無計老狐頷之明夜又諸社鬼朝之亦如
神之言後夜有神自稱黃檗多將翼從至狐所言

何忽如此因以手攬鑠鎖為之絕狐亦化為人相與去宏
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為黃撮之名乃狗號也此中講
有狗名黃撮者乎既曙乃召胥吏問之吏曰縣倉有狗老
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為黃撮豈此犬為妖乎宏之
命取之既至鑠繫將就烹大人言曰吾實黃撮神也君勿
害我將隨君君有善惡皆預告吾豈不夫與宏之屏人
與語乃擇之犬化為人與宏之言夜又方去宏之掌寇盜
忽有劫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黃撮神來告宏之曰某處
有盜將行劫禽之可遷官宏之掩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
之累任將遷神必預告至如歙谷常令迴避固有不中宏

之大獲其報自寧州刺史改定州神與之訣去以是人謂
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

胡志忠

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忠曰
某不食歲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吾館矣能減所食
見沾乎忠夢中不諾明早遂行夜止山館館吏曰此廳當
有妖物或能為祟不待寢食請止東廳忠曰吾正直可以
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妖邪何妖之有促令進膳方下
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懼退不敢傍顧志忠
多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

請止請止若不止未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曰
班兒何在德有一物自屏外来閃然而進忠又擊之然冠
簪帶解力若不勝僕夫無計能救乃以簪撲羅曳入於東
閣顧仆之聲如墮墻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
命膳卒無一言唯顧其閣時時咨嗟而已明日將行封
其門囑館吏曰俟吾回駕而後啟之汝若潛開禍必及汝
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於館索筆硯泣題其戶曰恃勇禍
必要恃強勢必傾胡益萬金子而與惡物爭休將遊魂
此庭止於此館歸冥冥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
甚怖覺微風觸面而散吏具狀申刺史乃遣吏啟其戶而

志忠與班黑二大俱仆於西隅矣

尹縱之

尹縱之元和四年八月肄業中條山西峰月朗風清必吟
嘯鼓琴以怡衷一夕聞簷外步履聲若女子行者縱之遙
謂曰行者何人曰妾山下王氏女所居不遠每聞郎君吟
誅鼓琴之聲未嘗不傾耳向風凝思於蓬戶以父母訓嚴
不敢來聽今夕因親有適人者父母俱往妾乃獨止復聞
又慕之聲故來潛聽不期郎之聞也縱之曰居止接續
見是常既來聽琴何不入座縱之出迎女子乃拜縱之
復之引以入戶設榻命坐儀貌風態綽約異常但耳

縱之以為真村女之充者也山居閑寂頗積愁思得此甚
愜心也命僕具菓煮茗彈琴以怡之山深景靜琴思清越
女意歡極因留宿女辭曰父母知何縱之曰喜會是趣固
不夜歸五更潛復閉戶為獨宿者父母曙到亦何覺之女
笑而止相得之歡誓將白首綢繆之意無不備盡天欲曙
衣服將歸絨之深念慮其得歸而難召也思留質以繫之
顧床前有青花檀屐遽起取一隻鎖於櫃中女泣曰妾更
無它履所以承足止此耳即若留之當跣足而去父母召
問以何說告焉杖固不辭絕將來之望也縱之不聽女泣
曰妾父母嚴聞此惡聲不復存命豈以承歡一宵遂令死

謝纒繞之言聲未絕耳不忘陋拙許妾再侍枕席每夕皆
長寢後猶可潛來若終留之終將殺妾非深念之道也綢
繆之歡棄不旋踵耳且信誓安在又拜乞曰但請與之如
一夕不至任言於隣里自五更至曉泣拜床前言辭萬端
縱之以其辭慳益疑堅留之將明又不敢住又泣曰是妾
前生負郎君送命於此然郎之用心神理所矧備文求名
終無成矣收淚而去縱之以通宵之倦忽寢熟日及窻方
覺聞床前腥氣起而視之則一方凝血在地點點而去遂
開櫃驗檀履乃猪蹄殼也遽策杖尋血而行至山下王
猪園血踪入焉乃視之一大母猪無後右蹄殼血淋漓

見縱之怒目而楚縱之告王朝朝執弓矢逐之一矢而斃
其年縱之下山求貢雖聲華藉甚然終無成豈負采之罪
歟

蓬瀛真人

黃巖樵氏子少年未娶讀書於家塾善邀紫姑稍暇則焚
香設請米者多女仙或自稱蓬瀛真人祝子因生妄想擇
業無廢夕之一仙下臨容色妍麗但肌膚不甚白皙祝感
之留與其宿欣然無難詞自是每夕必至經半歲形軀日
削且厭厭短氣父母意其適倡館約束僕隸勿使縱游然
此子固未嘗出戶庭但夜枕間切切與人私語僕竊聽者

皆莫得聞其家唯一子母愛之特甚密扣詰之祝不得已始叙相見之因云此女往來已累月矣無問寒暖只皂色衣似言不欲銜服豔妝以招窺者其出入未嘗由戶莫知所往母灼知為怪曰曷不一詰其居祝奉戒以告之女畧不拒即攜手自窓外穿踐荆棘可半里許到一宅雖不華敞而短垣周覆護以曲欄因為祝置飲曰暮夜無以為歡祇得豆羹濁醴少奉從容耳陸與事者僮小童八九人而器具亦不甚豐備祝飲畢而歸旦以白母母慮為淫祠木魅使僕遍索無蹤或謂祝翁曰吾聞物久亦能為妖君家牝豬已過十年其豚在者八九輩且此女常着皂衣

物也祝然之議當諸屠肆是夕女復至與祝訣曰相從許時緣分有訖聞君家行且見遂無由復奉殷勤之歡子善自愛涕泣出明日群豬就屠祝遂免禍

楊氏

長安楊氏宅恒有一婦人年可二十許不知其所由來著青羅帳曳綠絲履面如堆粉素質輕盈徑造楊氏之門曰所婦咸陽人以夫亡僑居近寺聞此湏人故來求作主人遂延與三女同居其婦人甚能梳妝結束得錢輒沽脂粉而已初至猶自矜持後遂點蕩不檢醉則言保體而行夜則魅自出門陰誘諸男子與淫不

避形迹隣少年欣慕其色時時爭俟其門主人雖醜所為
猶不虞其為怪久而益厭因斥逐之然愈逐愈來不能禁
制一日盡取三友內服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極口罵之
遂大肆醜言發其內事纖毫必盡如此十餘日楊以為怪
遂呼巫逐之巫去輒來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楊氏所
親自遠而去其為說之此人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張燈
自卧婦人果來偽自留之寢宿私令匿其所曳綠履求之
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以計尋之至宅東
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無甲行甚艱蹶躓而殺之其怪
絕

東序
遂

周氏女

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
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豔麗非嘗時所見者比乃多與
直悉買之徧挿於房櫳間往來諦玩目不暫釋自是若有
所迷晝眠則終日不寤夜坐則達旦忘寢每到晚必洗梳
再飾更衣一新中夜醒呢如與人語父母以為憂密邀行
法者至女畧不動色殊無懼意有常鄰人羽三者居候潮
門外周適逢相遇羽問之曰或言君家有祟不可治信乎
周曰然吾甚苦之無以禦也因具其故羽曰此猫體也明
日常親為行誅至期周備酒餼香楮延致羽布氣法置少

時女已振恐羽蓮法劍斬其首女不覺而入房熟睡驚起神宇豁然問其向日所見女曰纔黃昏後一少年狀貌奇偉著裘乘馬而來兩絳蠟導前笙簫隨後凡飲食所須應聲即辦謳吟笑語與人不殊今絕矣經數旬女感疾若妊娠者復召羽書符使吞之自是一切復常

尹氏子

蘇城崇真宮前有尹家父子同處子持匹帛貿易於外女不歸其家有屋三間子婦房在其右一日夜漏下二鼓聲戶忽自開一人逕入子舍婦視之厥夫也滅其燭遽解衣登床婦始問曰汝久客而回何以逼在夜深又何以

如此耶夫曰我以它事資財盡去恐吾父怒不敢公回見
之因憶汝故伺夜竊來耳婦信之遂與交際如是乘夜而
來昧爽而去凡半載一日真夫當白晝揚揚而歸婦且不
及聞相見畢夫曰吾舟在閘門外方畿上皆是糧食吾去
料理裁回也甫去不久又忙忙而還婦始疑問其急回之
意夫以他辭對俄又急去及夜真夫始回婦問日間事夫
驚曰何嘗重來所婦乃詳告以往事夫婦始皆悟此必怪
矣夫曰然則此怪猶未知吾歸吾今計誘之明日吾當仍
去而即返泊舍旁隱處且設伏以伺之汝待其入室可復
閉戶大喚吾乃率伏以逐之越五日果復至婦急閉戶大

呼旁夫應開門夫與伏數人速入房隨後掩門視室中則
空空如也杳不見一物於床細搜之至床頂上乃有一端
伏焉碩體而狸色衆遂擊死秤之重八觔以蠶醃之極
謂夫曰此雖作怪已是斃肉亦何異哉可烹而食之遂
之炊煮其骸中血出甚多及肉熟蓋如敗綿絮不可啖
棄去後婦遍體發黃卧病三年餘始平安云

李整

李整者臨江儒生也性強直不畏鬼物嘉靖初薄遊湖
邑邑人延以訓子而所居隘陋覩其比室有高樓在
鑰甚固問主人曰何不假館主人曰此為妖物所據

死某甲父子四人矣不可犯整曰吾直氣動鬼神心
 天下何妖之足懼主人不得已呼匠改其鑠以入塵
 寸整訊塚供張將為夕居計時生徒十餘人童冠雜坐一
 日以事如湖外託冠者攝學事兼守書齋其日童子散去
 冠者坐至更深頗懷怖想俄而樓階有人行聲少選一神
 至據坐中樓袍芻儼然冠者懼不敢細窺但俯首誦書而
 已頃之振衣鳴珮而去冠者幸脫禍匍匐就枕明日整
 冠者以告整曰妖不勝正吾何畏彼哉是夕與門生整
 夜分而倦捲衣假寐謂怪必至懷疑以候忽梯上靴鳴
 入樓中端坐昨處尋起入卧室整視其狀頂金幘衣錦

執事笏垂髯及腹面色猶惡若世所塑城隍神者整佯病以察之怪見整欣笑舉笏抑揚如舞狀將至床前以鼻向整左耳一吹左耳倏聾美整自念倘更遲留定遭壓死俟其漸近舉挺盡力擊之中其胸有聲啣然而去整安寢達曙起呼主人曰汝促索杖來吾與汝縛怪便其踪跡樓下至北廊垣曲有一穴大如斗鍬錘掘之深三尺許得死牡鼠一頭毛赤色髯長尺餘秤之重可七觔以來及剥其皮胸有凝血知中其要害故但能入穴死矣

朱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為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

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遊造其門携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於內設供養良久謂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似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薜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而來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蹤由不甚明僧因養育之及與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驗察之仁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鰲記遠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即還家如此

一二年父母以為作盜伺而窺之見其子夜化為鼠
鼠走出及曉却未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
子也我是嵩山鼠上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
母疑惑間其夜化鼠去

李知微

李知微曠達士也嘉祥自博州博書史至於古今成敗無
不通曉常以家貧夜遊過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斗小
人皆長數寸衣服車乘道從呵喝如有位者聚立於其
之下知微側立屏氣伺其所為東復有境墻數雉旁通一
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帶甚嚴擁侍十餘輩悉稍長於人

若理事之狀須臾小人皆趨入穴中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為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為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為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仙使者一人曰某當為東垣執戟如是各有所責而不能盡記喜者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卑求者嗚呼殷切皆請所欲長官立時視不復有詞有似唯頷而已今頃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從入於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顏狀枯瘦杖策自東而來謂紫衣曰大為驚乎所擾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

槐而求之唯有群鼠百數奔走四散紫衣與老父不知何物也

陳二翁

福建仙遊縣國初有陳二翁者詣縣訟妻被殺不知主名
幸下村正根究縣令許之村民並云無屍令莫能明翁累
訴上官言令受賕寃抑令親訪其地不得坐罪去別命浙
人鄭相代之鄭聞命憂恚兀坐旅次無以為計忽一道人
古冠裳造門求見云公所憂何事荅以疑獄不明將受
讒道人言勿憂吾有一猫公能愛玩日不離手者到
汝鄭愛其猫其狀亦不過常猫耳道人珍重而歸

一日捕於懷馴狎可愛到官三日陳翁又重嶢然據上其
送數百言詞氣甚情鄭谷以初任姑俟它日翁即厲聲云
公不畏死耶吾將走訴闕下屈公償命鄭不知所荅其貓
已掉尾作勢於懷似求出之狀有負躍出直上翁面齧其
鼻翁失聲而倒貓墜持不令翁宛轉啼呼求救良久得脫
流血滿面而走貓即逐之鄭覺其異呼壯夫百輩持兵迹
血而往三十里入深山中向一穴而沒猫入衆亦入不見
老翁惟有一白鼠大若狐豚喘息於石床上猫即前抱其
喉袋之約重百餘觔小鼠十數斛皆伏不能去打死焚於
洞中其所積貨具米穀以巨萬計悉輦致邑藏村民乃悟

二年前夜一白鼠傷稼有三人逐而殺之其形正同乃其
牝鼠也而前令以為人不能究其寃事聞詔旌其異故令
呼鼠曰陳二公云

張四妻

張四以負擔為業其妻年少在流輩中稍光澤張受傭出
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挑撻視四旁無人謹妻欲
與姦袖出白金數兩為賂妻喜而就之往苒頗久張歸寢
聞之詐與妻曰我又將往池州旬日乃可回妻喜喜以爲
適我願過暮張潛反室持短矛伏戶側夜且一妻寢即
從後推刺入迎刺以矛其人啣啣作聲奔而去

血白毛極細數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
不復窮詰妻妻始肯言所見即具一牒述始末如供狀式詣道士
混元法師董中南自訴董依科作單法至張舍發符拱立
以俟少選有大鴈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上觀者圍溢
俄飛落古溝中徑搏巨白鼠啣擲於前董命沸油以烹之
怪乃絕

陳豐

成化二年長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梁上忽墜二鼠相聞
俄化兩老翁長可五六寸對坐劇談聲如小兒合聲
分復為老翁如此者四三遍既而由兩而四由四而八由

八而十六合坐共飲中有兩女子歌舞勸酌其歌辭曰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被紅輪誤又歌曰去去去此中不是儂住處儂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為儂養男女酒既闌乃合為一大鼠向士人拱揖而去

第二十六卷終

廣異編卷之二十七

邱月軒主人彙次

獸部二

淮南獵者

張景伯之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獵夫者常逐獸山中忽有群象來圍獵者令不得去有大家至獵夫前鼻絞獵夫置之於背獵夫刀仗墮者象皆為取送還之於是馱獵經入深山群象送於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經大盤石而無它物盡象之皮革餘血肉存焉獵夫念曰得無有象我手蒙負之且過去石五十步有大松樹象以背馱

夫因得登木焉。乃陸於地。象又鼻取仰送之。獵夫遂其
故。象既送獵夫訖。因馳去。俄而一青獸自松樹南細草中
出。毳毛鬣鬣。爪牙可畏。其大如室。電目雷音。來止盤石。若
有所待。有頃。一小象自北而來。遙見猛獸。俯伏膝行。既至
盤石。恐懼戰慄。獸見之喜。以手取之。投於空中。投已。接取
猶未食。噉獵夫望之。嘆曰。獸畜之愚。猶請救於人。向來將
予於山。欲予斃此獸也。予善其意。曷可不救。於是引縱毒
箭射之。洞其左腋。獸既中箭。來趨獵夫。又迎射貫心。獸踣
焉。宛轉而死。小象乃馳還。俄而諸象二百餘頭。來至樹下。
皆長跪展轉。獵夫下前。所負象又以背承之。負之出山。諸

象圖繞喧號將獵夫至一處以鼻破鼻而出所藏之牙凡三百餘莖以示獵夫又負至所遇處象又皆跪謝而去獵夫乃取其牙貨得錢數萬

嵩山老僧

嵩山內有一老僧結茅居薜蘿間脩持不出忽見一小兒獨忝禮懇求為弟子僧但誦經不領其小兒自旦至暮不退僧乃問之曰此深山內人迹甚稀小兒因何至又因何求為弟子小兒曰本居山前父母皆喪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脩善果所致今是以發願捨離塵俗來求我師實欲脩來世福業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於俗

人志願雖嘉能從道心惟下平小兒曰若心與道違豈天
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師不容也僧察其駭悟知有善緣
遂與談髮小兒為弟子後精進勤劬罕有倫等或演法於
僧僧不能對或問道於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為聖
賢之後數年時在素秋萬本凋落涼風悲起磧谷淒清忽
慨然四望胡吟曰我本長生深山內更何入他不二門爭
如訪取三時伴休更朝夕勞神魂吟訖復長嘯良久有一
鹿過小兒躍然脫僧衣化一鹿跳躍隨群而去不復見

唐冀州刺史子博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
往未出境見貴人家賓從甚盛中有一女容色美麗子悅
而問之其家甚愕老婢怒曰汝是何人輒此狂妄我幽州
盧長史家娘子夫主近亡還京君非州縣之吏何詰問頃
劇子曰吾父見任冀州欲求婚好初甚驚駭稍稍相許後
數日野合中路却還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復詰問然新
婦對荅有理殊不疑之其來人馬且衆舉家莫不忻悅經
三十日一夕新婦馬相蹶連使婢等往視遂自投井及晚
刺史家人至房所不見奴婢至櫪中又不見馬心頗疑之
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應念入櫪開之

有犬白狼衝人走去其子遇食畧盡矣

鄭氏子

近世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燈窗忽於閣上見婦人容色甚美因與結歡婦人初不辭憚自後恒至房鄭氏由是惡其本妻不與居止常自安寢者數月婦人恒在其所後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誦婦人遂不復來鄭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戲還寺婦人又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後恒罵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効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人忽謂鄭曰曩來欲與君畢歡恨以尼故使其屬厭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關頭裡二娘耳

言訖不見遂絕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辯之既至設壇於室卧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入火坑中坐頭色自若良久揮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遂據胡床叱罵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敕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

刀斬之剝然亦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美自陳云燻中
老懶因友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迹但痛腹
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我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不已
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別詩詩曰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
有未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
者素不識書字至是落筆詞翰俱麗酒吏患者昏睡翌日
乃釋然方說初浣紗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
知也後旬月產獺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
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忽有巨獺迎躍負之而
沒

鍾道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信常先樂白鶴窟中
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
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
道邀女同舍咀之女曰我氣素方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
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頭繫真穢

巴西侯傳

吳郡張鋌成都人開元中以廬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於
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
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

命其以請願隨其去鋌因問曰爾君為誰豈非太守見其
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鋌即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
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步數
十乃至其所使者止鋌於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
入久之而出乃引鋌曰客且入矣鋌既入見一人立於堂
上衣褐華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鋌趨而拜既
拜其人揖鋌升階謂鋌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
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鋌又拜以謝
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
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

目爲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
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巽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
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
猙獰曰白額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
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君亦拜又
一人被班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侯
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
也巴西侯揖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
巴西侯每揖之然後延坐巴西西向坐鉅鹿北向六雄白額
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丘處於西既坐飲酒命樂文

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
鉅曰吾今尚未夜食君能為吾致一飽邪鉅曰未卜君侯
所以食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
他味乎鉅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
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
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
被黑衣頭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問曰
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輒奉白
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君不除後必
為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怪焉命

務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矣
若之何雖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掌下
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卧於榻鋌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
而寤見已身卧於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
有一巨猿狀如人醉卧於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
卧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卧於前所
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
將軍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於前蓋所謂鉅鹿侯玄丘校
尉也而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狀甚異死於龕前乃向
所殺洞玄先王也鋌既見大驚即出山逕馳告里中人

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且其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其金貝繒帛過此山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絕其患也

陳巖

穎川陳巖字叶夢舞陽人僑居東吳景龍未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南見一婦人貌甚味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召寃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於弋陽縣先人以高尚開於湘楚間由是隱

跡山林未嘗有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顛之志
棲跡蓬瀛崑閭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嘗
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
氏自為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
調補真源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於涓上郊居劉君無
行又娶一盧氏者漢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及妾不
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嘗欲高蹈雲霞安處
壑之隱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於塵世適足為
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嚙容怨咽若不自解嚴性端
慤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之

人安所歸雖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
之命巖喜即以後乘載而偕焉至京師居末崇里其始甚
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
巖出婦人即闔扉鍵其門以巖衣囊置庭中毀裂殆盡至
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即破戶而入見已之衣資悉
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忽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
無完縷又爪其面啣其肌一身盡傷血沾於地已而嗥叫
者移時巖患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
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有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
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耳

四且告於巖巖即謂焉居士乃至巖雨居婦人見焉士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瓦屋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為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悻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在郊外巖即謂而問焉劉曰吾常尉於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一黑犬見惠其猿為犬所嚙因而遁去竟不窮其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於秦州上郵尉

唐蘇州吳縣阡汪鳳宅在通津往往怪異起焉不十數年
鳳之子洎僕使黃死喪畧盡鳳居不安因貨之同邑戚
忠忠在末五六歲其親戚凋殞又復無幾忠大憂懼則損
其價而標貨焉吳人皆知其故父不能售邑胥張勵者家
富於財群從強大為邑中之蠹橫居與忠同里每旦詣曹
路經其門則遙見二青氣粗如箭筈而繁銳徹天焉勵謂
寶王之藏在下而精氣上騰也不以告人日日視之因詣
忠請以百緡而交關焉誘誘入度晨旦其氣不衰於是大
具畚鍤發其氣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磐石焉去其
石則有石櫃雕琢萌也掘地不六仍以鐵索周匝束縛皆

用鐵汁固縫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以朱記七窠文若
謬篆而又屈曲勾遶不可知識勵卽加鉗錐極力開拆石
櫃既啟有銅釜可容一斛釜口銅盤覆焉用鉛錫錮護仍
以紫印九窠廻旋印之而印文不顯前體而全如古篆人
無解者勵拆去銅盤而釜口以緋緇三重幕之勵方揭起
忽有大猴跳而出衆各驚駭無敢近者久之超踰而莫知
所詣勵因視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
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於此其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
大擾六合煙塵而發者俄亦滅族禎明卽陳後主叔寶年
號也勵以天寶二年十月發至十四年冬祿山起戎自是

周年勵家滅矣

大士誅邪記

洪武間益官會骸山中有一老道緇服蒼顏幅巾繩屨居嘗恂恂恢諧則秀發如瀉雖不事生業而日常醉歌於市間歌畢長舞或跳水或緣枝宛轉盤旋驚魚飛燕莫能過也又且知書善詠嘗與登遊文士相磨歌焉山居熟識者雖以道人呼之而心甚疑議然卒莫能根究其實也一日大醉索酒肆中筆硯題風花雪月四詞於石壁閱者稱賞後見墨蹟漸深磨泐不能去人又怪之詞併錄左其一風嫋嫋風嫋嫋冬顏泣孤松春郊搖弱草收雲月色明慘霧

天光早清秋暗送桂香來極夏頻將炎氣掃風嫋嫋野花
亂落令人老其二花豔豔花豔豔妖嬈巧似粧鎖碎渾如
剪露凝色更鮮風送香嘗遠一枝獨茂逞冰肌萬朵爭妍
含醉臉花豔豔上林富貴真堪羨其二雪飄飄雪飄飄翠
玉封梅萼青瑩壓竹稍灑空翻絮浪積檻聳銀橋千山渾
駭鋪鉛粉萬木依稀擁素袍雪飄飄長途遊子恨迢遙其
四月娟娟月娟娟乍缺鈎橫野方圓鏡挂天斜移花影亂
低映水紋連詩人舉盞搜佳句美女推窓遲月眠月娟娟
清光千古照無邊離山里許有大姓仇氏者夫妻四十無
嗣乃刻慈悲大士像供禮於家朝夕香花欲求如願每年

於二月十九則齋戒虔誠躬牲天竺而禱如是者三越歲
果妊得育一女孩及週名為夜珠取掌上珠意也時年十
九父母已六十餘矣端慧多能工容兼妙夫妻望之甚重
必得佳婿倚托殘年故荏苒以待也詎料為老魅所知不
求媒妁自薦於其門父母大怒逐之使出老魅從容不動
曰吾丈誤矣蓋聞選擇東床不過為老計耳僕能孝養吾
丈於百歲前禮祭吾丈於百歲後是亦足以任所重矣耐
所托矣此不為佳何為佳乎大姓復叱曰不思人鳳董猶
甚非偶類而乃冒慚妄語狎侮傷人非病狂則爽心者奚
足與較復呼壯力持杖逐之老避行且言曰今則去矣後

雖追悔何門求見我哉大姓復指言曰視汝罪骨已枯棺
塚待之方急人形鬼質求汝奚為行將見汝為犬鴉所飽
則有之矣老魅掀髯長笑而退越兩日夜珠方倚窓繡鞋
忽見巨蝶一雙飛至紅翅黃身黑鬚紫足如流霞飛火旋
遶夜珠左右而不舍似若春戀其香者夜珠喜異輕以袖
羅撲之撲不能得笑呼女奴徐相追逐直至後園牡丹花
側二蝶漸大如鷹扶挾夜珠從空踰垣飛去女奴駭報大
姓大姓驚走號呼莫可挽救時夜珠雖心知墮術而此身
則無主也履荆棘踐險阻方至嶺岫山窟中一洞甚小僅
可容頭洞邊老魅拱立伸把珠手不覺轟然有聲洞忽闢

裂而身已進內回視其門則抱合不可啟矣洞中寬敞如
堂人而猴形者二十餘皆承應老魅所役旁有一房精潔
頗類僧室几窓間且置筆硯書史竹床石磴擺列兩行又
有美婦鬪髮八九人或坐或立床前特設一席無烹炙味
香花酒果而已老魅因謂衆曰試與新人成禮遂牽珠衣
夜珠且恐且怒却之甚嚴老魅喝猴形者四五輩揪按並
坐老魅喜頻自行酒頃之大醉一婦一鬟扶伴中床而寢
夜珠雖蹲踞磴下苦不成寐明起老魅見珠悲泣拊其肩
慰之曰家園咫尺勝會方新何乃不赴少年徒為自苦若
欲執迷則石爛河枯豈可復出不如從事之為得也

夜珠聞言觸壁欲盡老魅私使衆美勸之珠遂不食水米
欲自餓死柰處及旬一毫無恙因見老魅秋收田間稻花
貯之石櫃日則炊花合餘則玉粒滿釜又能以水盛甕用
米一撮仍將紙封其口藏於松灰間不開二三日開封取
吸湛然香醪也或天雨不出則剪紙為戲有蝶者鳳者犬
者燕者狐狸者猿猴蛇鼠者囑之使去往某家取其物來
則時刻即至用後復使還之其桃梅棗栗等果日輪猴形
者二人供辦然皆帶葉連枝非貨殖市中物也數者皆怪
異又不知何法一日老魅它出衆美亦嘆息謂珠曰吾輩
豈山妖野雋乎但今生不幸為彼術致此中撒父母壽

糠維朝暮憂思竟成無益所以忍耻偷生譬作羊豕牛馬
以自解耳事勢如斯爾吾力且何柰不若稍寬一二待命
於天苟彼罪惡有終或可披雲再世言畢各各淚下如雨
忽傳老魅至俱掩拭而散是夜珠遭攝之後大姓思望雖
多無所用力但日夕於慈悲大士前哭祝而已一日會骸
所但見巔岬中一洞甚大婦女十餘人倚卧不一如醉迷
之狀其老猴數十皆身首異處膏血交流竿上之物則一
骷髏高綴耳好事者驚異急報其令長官令長官即差兵
捕收勘方知皆良家婦女為妖所誤出示召領間而大姓

喜躍奔探女果在內及相禱竿方識天竺大士殿前物也
年月猶存一旦徙至於此非神力詎可能乎因悟大姓感
神之誠同還者皆來拜謝於是協資建廟山頂奉像其中
香火不絕其石壁書詞又且拂滅如洗人遂得知道人即
老魁云

張氏婦

廬陵張氏婦夜見一小兒自天窓中由米櫃而下解衣就
榻初欲拒而口噤肢弱竟為所制逮曉告去後亦遭其擗
打其叔老巫者有禳鬼法與其母約開櫃檻之不獲乃懸
身於窓外令母持穢物潑之母得一柔物於床側巫獨

乃一獼猴皮疾投之火中而猴已覺呼曰誰人將我手斡去巫呼家人盡出照驗其物一赤身小兒也搏顙求哀曰吾已五百歲失皮力不能去然任汝刀劍水火不能侵也何如還我手帕此去不復相撓矣巫取利刃刺之若割金石蒸之飯饌則嘻笑熬百沸油煎之又不爛巫無可柰何盛以木籠送張真人府猴揖於籠中曰天師無恙真人懼破籠縱於它山而去

薛刺史

薛放尚書曾祖為湖南刺史罷郡京中閑居善治家日暮必策杖檢校其宅常晨起因至廚中見竈內有燈燄熒然

薛然其異者曰燈不滅又四且竈中何也反至竈前視之忽見一獼猴可長六七寸前有一小臺盤子方圓尺餘內盛品食皆極小而甚備又前置一盞燈猴對之而食薛大駭異乃以拄杖刺之竈雖淺而盡其杖終不能及乃命妻子僮僕觀之皆不知所為其猴忽置燈於盤子上以頭戴盆而出竈又行至堂前階上復設燈置盤而食旁若無人薛氏驚懼乃令子弟出外訪求術士以禳之及出門忽逢一道士乘驢謂薛氏子曰郎君神情極甚倉卒必有事故道過此宅見妖氣甚盛某平生所學道術以濟急難如有事請為郎君除之薛子大喜下馬拜請至宅使君具簪簡

迎妻女等悉拜迎坐於中堂猴見道士亦無懼色道士曰此乃使君積世深冤今之來為禍不淺使君及妻子悲涕求請良父道士曰有幸相遇當為祛除然此物終當屈辱使君方肯解釋薛曰苟得無它敢辭屈辱道士曰此猴今欲將臺盤及燈上使君頭上食畢當去可乎薛不敢辭妻子皆泣曰此是精魅物安可置頭上乞尊師別為一計道士曰不然先將臺盤子於頭上後令於盤中食之可乎薛又曰不可道士曰不然無計矣薛又哀求之良久道士曰家有厨櫃之類乎令使君入其中今猴於其上食之可乎皆曰可遂取木櫃中施相禱薛入櫃中閉之猴即戴臺盤

撲燈而上乃置之而食妻子環繞其旁共憂涕泣忽失道
士所在驚駭求覓之次猴及臺盤燈亦皆不見遂開櫃視
之使君亦不見舉家號哭求覓無復踪跡遂具喪服以擗
招魂而葬焉

種

侯將軍

天台市吳醫有女年及笄方擇婿忽於中庭見故嫂恍惚
間忘其死與叙間閨嫂曰當春光澹蕩鶯花可人景物如
此姑獨無念乎女不荅又曰必待媒妁之言不過得一書
生或一小吏或富室或豪子如是極矣有侯將軍者音
名族仕御馬院蒙天子眷寵得大官風標態度魁

過餘子百倍如苟有意吾當為平章女曰唯父母命
得專嫂曰汝謂之可即可爾何庸待二親言畢而沒女
是精爽迷罔頓如癡人正晝昏睡暮則華妝靚飾伺夜
有所之殆一年許形悴質消變其家莫之測巫師禳解萬
端不效忽語曰我將軍明日當至宜延接不然將降大禍
父母不敢拒強為設盛饌呼倡樂羅陳於堂至期聞外傳
呼甚雄已而高牙大纛騎從戈戟絳燭前列後騎歌吹軒
蓋陸續而來十餘輩衣巾各殊或被戎服或絳綃而冠或
赭黃而帽大抵皆美丈夫也吳叟拜之皆荅拜揖遜就席
觴行酌勸謹浪盡歡敬酒與女同載而出繼此時一來吳

氏不願受費，君入言此有竈生，生道法通神，並往告吳，聞
自持牒奔謁竈書符，然便置於公門首，妖見之曰：吾非鬼，何
畏此？執笑而出。竈聞之大怒，亟訟吳。建壇置獄，皆見騰龍
駭虎神物，籠雜環繞。其居妖正在女室，頗窘，呼卒索馬
欲趨，小樓而上，既出，復入者數四。明日，竈謂吳氏曰：但見
物如飛鳥者，急擊勿失。吳伏壯僕持挺候門，夜有黃雀入
即擊之，應手化為鶯，再擊之，已如鷹，少選大如車輪，見者
怖走，竈勅神將禽撲，始仆地死，乃巨猴也。兩翅如蝙蝠，凡
三夕，獲三物，其一首若熊，復畫地，乃為牢，命力士搜捕，
黨得狐狸蛇虺木石鳥獸之怪，不可計，皆輦致鐵臼內。

碎其嫂，誘之狀，即引伏以親，故不治。焚猴尸，揚灰江上，竄其魄於海。隙女遂如初。甯辭去，凡賂謝錢帛分毫，不受。友益蘇白父母曰：向者明知為妖類，方肆虐時，正欲上訴於天，亦不可得。蓋其徒下百成群，往來太空間，縱有帝奏，必為所邀奪。雖城隍里域之神，尚不能制，況於人乎？
母先生名全，真字立之京師人。

蔡京孫婦

宣和二年，太師蔡京府有奇祟，祟著其孫婦。每以黃昏時，豔粉盛服，端坐戶外。若有所待，已則入房昵昵，與人語，歡笑徹旦。晡後昏困，熟睡視骨肉，心胡越。然飲食盡廢。蔡甚

志招寶錄宮道士治之及京城有名道流前後數十輩皆痛遭折辱狼狽乞命而退時張虛靜在京師密奏召之方及上堂鬼嘯於梁張曰此妖怪力絕大蓋生於混沌初分之際恐未易透除容以兩日密行法若不能去決非吾輩所能施功番亦未如之何矣蔡問所欲何物但令辦香花茶菓它一切費用三日後詣蔡府坐未定有大飛石自梁上墜幾敗張面俄梁上一物如猿猴笑謂張曰都下法師無數並出手不得汝何等小兒敢來相抗張不顧但焚香作法猴忽自左手第一指出火下燒灼之張疑然不動就火中加持良久而滅又自第二指出火如初五指既

復用右手及兩眼最後舉體發烈焰滿堂熾然不可向
張畧無所傷喜曰崇技止此耳叱之使下縮栗震懾張納
諸袖中將起蔡曰可使見形乎張曰見則首在空中穩不
無驚怖蔡固欲驗之乃出而再叱聲未絕口已高數千丈
蔡懼請急救之遂復故形蔡論使致誅不可曰此妖上通
於天殺之將有大禍今竄之海外如人間之沙門島未無
還期譴罰如是足矣遂捨去孫婦即日平愈

瓊小十

南劍州尤溪縣人瓊小十於縣外十里啟酒房沽道頗振
只駐宿於彼唯留妻李氏及四男女兩婢在市居每經旬

日則一還舍然逼暮必反紹熙四年八月夜且二示

戶而入攜酒一尊李問之爾既歸來何必衝夜豈不防路
次蛇虎不測乎璩曰我因薄醉思汝又念家中乏人看覩
房內僕使自足用故抽身且來宿卧纔曉便行矣泊就枕
歡洽異於常時自是輒用此際來門不閉扃以待之至十
二月李懷妊明年三月璩歸評妻腹大謂之曰我經歲不
曾共汝同衾枕何由有孕汝實與誰淫姦遽言之李曰從
去年八月汝夜夜將酒來共飲兒女共慶奴各得一盞酒
盡然後登床天未明即去有如此不信請逐一叩之衆言並
同璩不能實究呼房僕王四使李詢夫行止王云十郎未

嘗離本房李曰然則酒餅是誰將到王云今夜君復來但
留下餅却俟明日審實已而又至璩別命僕韓二同王四
而歸之適見主公與主母對酌認其衣裝形貌言笑舉動
與魚少異二僕唱味罷急走詣酒房璩十正徬徨燈下以
油膏耗僕告之璩曰一段精怪我也理會不得即磨淬利
刃秉炬而趨詎二僕曰隨我去如該殺了人我自承當不
以累汝及家時已三更後令王四先剝啄李氏飲席猶未
竟隔扉問何為曰十郎教送牛肉來既得入璩揮刃刺着
男子殺之化作老猿斤重七十觔李免身生一小獠溺死
之棄於荒野

猩猩八郎

金陵商客富小二以紹興間泛海至大洋覺暴風且起喚
舟人下碇石整帆檣以為備未訖而舟溺富生方立蓬頂
與之俱墜急持之漂蕩抵絕岸行數十步滿目皆山巒全
無居室饑困之甚值一林桃李累累垂實亟取食之俄有
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而至徧身生毛畧以木葉自蔽逢人
皆喜挾以歸言語極啁啾亦可曉解每日不火食唯啖生
菓環島千百穴悉一種類雖在巖谷亦秩秩有倫各為匹
偶不相揉雜衆共擇一少艾女子以配富旋誕一男富風
聞諸舶上老人知為猩猩國生兒全肖父但微有長毫

毛時慮富竄伏纔出輒運巨石塞其竇或倩人守視既誕此男乃聽其自如時時偕往深山摘採果實富自料此生無由返故鄉而妻以詔秀頗安之凡三歲因攜男獨縱步望林杪高桅趨而下為主人道其故請得附行許之即抱男以登無來追者遂得歸男既長富啟茶肆於市使之主持賦性極馴旁人目之為猩猩八郎

曹倡

濠城曹十者名倡也與里中一人相眷情事深酷誓不它有所諧其母數加阻間而卒不解一日倚門覩少年衣方空戴皂鞞青巾搖扇而過曹倡不覺失口呼曰官人請

茶少年微嚙整巾而入坐定詞溫氣和容止可憐新盼婉如也曹倡為之心醉少頃出白金一星具酒交杯留宿妓都忘里人舊約寵移新偶尤倍於前殆無虛枕之宵其母見少年往來翕忽問其家所在及名字親識俱不肯言疑之倡亦自言此郎體寒如冰殆不類人母曰是必妖也今夕可乘其寐而縛之驗是何物其夕少年至倡呼使先寢不聽反令倡先焉倡纔解衣即以繩縛其手足捷之曰吾與汝交往未嘗負一宵錢鈔何故以妖物見疑欲加箠乎今必盡汝命女大哭母聞趨出跪謝且誓不舉妾念乃縱之同宿由是出入其家纖悉必知商人求見者稍交一二

郎空中下兩三掌不較更覩上客至今纏綿或有見其真
形者乃皇陵中老獍也